

父母离异、被同学欺负、在虹桥机场全职追星 “虹桥一姐”龚玉雯： 只有在明星身上才感到温暖

龚玉雯曾连续三天驻扎上海虹桥机场为明星接机，晚上就睡在永和大王、肯德基的餐厅椅子上。她身上经常只有不到10元钱，有朋友劝她回家吃完饭再来，可是龚玉雯担心路上往返的时间会让她错过明星。

龚玉雯的朋友小叶听她讲述过家庭关系给她带来的烦恼，“她说世界上只有明星对她是最好的，只有在明星身上她才感觉到温暖。”

2016年的最后一天，下午三点五十分，“虹桥一姐”龚玉

雯乘坐的出租车停在上海浦东一个1998年建成的小区门口。这是她外公外婆的寓所，龚玉雯从四岁起就生活在这里。

2016年12月4日上午，一位男艺人发微博贴出龚玉雯的照片，照片里的她穿一件深色格子外套，皮肤稍黑，扎马尾辫，对着镜头比剪刀手。此后，更多关于龚玉雯的图片被贴在微博上，人们发现近两年来她频繁出现在许多明星进出虹桥机场的照片中，她很快就有了个绰号“虹桥一姐”。

残缺的童年

在很多人看来，龚玉雯之所以走上追星的道路，与她“残缺”的童年不无关系。

1998年下半年，龚玉雯出生于上海浦东。“她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，都还没有学会生活，年纪轻轻就生下了她。”龚玉雯的奶奶说。

龚玉雯在奶奶家长到四岁，之后外公外婆把她接走读幼儿园。等到龚玉雯读小学时，她的母亲因经济原因离开上海，父亲也离家独居。

外公外婆成为她实际的监护人，龚玉雯生活得并不开心，在学校常受到欺负。读小学二年级时，一天晚上，龚玉雯回家写作业却拿不出笔，外婆几番询问她才说，铅笔盒被同桌女同学扔掉了。此外，外婆还听说“有同学把笔芯扔在龚玉雯的水杯里”。

外婆认为是学校的一些老师耽误了龚玉雯。龚玉雯记忆力出众，语文、英语科目还过得去，但数学很差。尤其是一位退休返聘的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曾经批评龚玉雯，更让她抬不起头来，她甚至在学校不敢去上厕所。更让外婆气愤的是，学校一位老师建议为龚玉雯做智商测试，“这样她就不用再参加考试了”。南方周末记者向龚玉雯曾经就读的德州二村小

狂热的粉丝

在上海，国内航班绝大多数在虹桥机场起降，虹桥机场简直是粉丝的天堂。龚玉雯拒绝读中专之后，便开始全职追星。

龚玉雯追星期间和粉丝圈里不少人交上了朋友，可就是其中之一。可可隐约感觉到龚玉雯的狂热甚至达到一种偏执的程度，她曾连续三天驻扎虹桥机场为明星接机，晚上就睡在永和大王、肯德基等24小时营业的餐厅椅子上。龚玉雯身上经常只有不到10元钱，可可曾劝她回家吃完饭再来，可是龚玉雯担心路上往返的时间会让她错过明星。龚玉雯一度连续两天没吃吃饭，有位粉丝圈的朋友实在于心不忍，请她吃了几顿饭。

龚玉雯之所以没钱，是因为奶奶和外婆共同实施的“经济管制”。在龚玉雯追星这件事上，两位老人的意见一致：坚决反对。她们劝龚玉雯回学校读书，她每次都答应，但出门就去机场。老人后来商量不再给她大额零花钱，防止她给明星买花和小礼物。另外，她们也觉得“龚玉雯没钱了就不回家”。

她们不仅低估了龚玉雯的

求学证，校方拒绝接受采访。

2013年6月，龚玉雯初中毕业，考入上海一所商贸中专。但一年之后，她向家人提出复读考高中。她后来去虹桥机场追星时认识的朋友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龚玉雯想复读的原因是她在中专的一年不时被同学欺负，她既不知如何还击，也不知如何调节人际关系带来的负面情绪，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逃避。

复读的前半年，龚玉雯居住在爷爷奶奶家，奶奶为她报了补习班，花费共一万九千元。龚玉雯也很用功，经常在寒冷的冬夜里苦读到十二点。

下半年，龚玉雯为了去补习班方便，便搬到交通位置更好的外公外婆家居住。奶奶不放心，隔三岔五给她外公打电话，但经常得到的答复是，“她已经好几天没在家了”。

2014年6月，龚玉雯第二次参加中考，成绩并不理想，只得了四百八十分。她被一所中专的航空安检专业录取。为了搞清楚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，奶奶和外公代表两个家庭到学校咨询，得知毕业后能分配到机场工作，还比较满意。

龚玉雯对这个专业并不感兴趣，她甚至威胁外公外婆，“即使交了学费也不会去读”。

生存能力，也错误理解了她追星的动机。龚玉雯曾向可可提起她更愿意待在机场的原因：外婆有些管教方式让她反感，但她很少表达不满，更多时候她把这种情绪憋在心里。有媒体报道称，龚玉雯追星期间，外婆曾因其不回家而发短信“龚玉雯你是世界上最坏最坏的小孩”。外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龚玉雯当面说她是个坏外婆。

2015年下半年，龚玉雯的母亲回到上海。这之后，龚玉雯父母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，龚玉雯被判给母亲抚养。

外婆家两室一厅，总面积大约65平方米，平时龚玉雯在次卧居住。2016年春节后，龚玉雯在奶奶家住了一个月后返回外婆家时，发现她原来居住的次卧已经由其母亲居住，她只能睡在餐厅的小沙发上。

这件事加重了龚玉雯对家的抗拒。在虹桥机场，龚玉雯曾经向可可说，“追星是她解压的一种方式，给她寄托和快乐。”龚玉雯追星时认识的另一个朋友小叶告诉记者，“她说世界上只有明星对她是最好的，只有在明星身上她才感觉到温暖。”



龚玉雯(右)在机场和明星马思纯合影

一夜爆红

2016年12月4日，一位男艺人到虹桥机场乘机，龚玉雯一眼把他认出来，上前索要签名。男艺人请她和另外一个粉丝吃了一顿快餐，并把照片发在微博上。

没想到，一下子就让微博评论炸了锅。在评论中最先对龚玉雯恶语相向的大多是一些追韩国明星的粉丝，他们的动机令可可十分惊讶，“仅仅是因为龚玉雯也在虹桥机场追过韩国明星，而他们认为龚玉雯追其他明星是对韩国明星的不专一。”

很快，以“虹桥一姐”为关键词的龚玉雯与诸多明星的同框照片在微

博上病毒式传播开来，甚至有人做了一套她的表情包。“她就这样被骂上微博热搜榜，被羡慕、恶搞、嘲讽红了。”可可说。

意外走红之后，龚玉雯自己也成了一个明星。在虹桥机场，她被粉丝认出来，要求合影。她追星时的“丑事”也被翻出来，粉丝当年请她吃饭被描述为她蹭吃蹭喝，她童年时被同学欺凌的“黑历史”也广泛传播。小叶说，“龚玉雯几乎崩溃了，在外婆家躲了一段时间，不敢出门。”

直到2016年12月17日，龚玉雯再次到虹桥机场等明星。一位从北京赶来的年轻女记者跟随她采访。

创业小分队

人平分。

“虹桥一姐”这个名号的确变得很火，商业活动邀约频繁到让小叶招架不住。她为龚玉雯定下的原则是：走红初期不接产品代言以免因产品质量问题遭受攻击；线下活动首选能再次提高“虹桥一姐”知名度的优质综艺节目。

小叶具备敏锐的商业嗅觉，在征得龚玉雯的同意之后，小叶为她接下《火星情报局》节目录制的邀请、斗鱼直播的一场直播秀和上海一家理发店的推广活动。

2016年12月15日，龚玉雯成功注册了实名认证微博“虹桥一姐

gyw”。截至2017年1月4日，她的粉丝数超过了41万。小叶利用微博做了三个商业推广，共收益一万多元。但她也坦承，这三条商业推广只是事前和龚玉雯提过，发布时并未告知龚玉雯。

也有微博运营公司找到小叶，希望和“虹桥一姐”签约，来头最大的是深圳市楼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小叶曾劝说龚玉雯认真考虑，但她始终不表态。

赚到钱之后，小叶开始催促龚玉雯先把追星时借的债还清。小叶透露，“最多时她曾欠了四五千元，走红之前还有大约两千元尚未清偿。”

迷路的鸽子

两点，龚玉雯一直没有出现。

后来她才知道，23日晚一下飞机龚玉雯就被一位艺人接走，这一说法也得到可可的证实。

24日白天，龚玉雯也没有去医院看望外婆。外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她打了一天电话，龚玉雯始终没有接，短信也不回，直到27日，她都没有回家。外婆担心外孙女误入歧途，“她就像迷路的鸽子，从家里飞出去，就是不飞回来”。

龚母开始越来越多承担女儿的演艺事务，她修改了龚玉雯实名认证的微博密码，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她就是龚玉雯的经纪人。接受采访时，这位39岁的母亲反复强调，无论继续读书还是用心经营网红的身份，她都尊重女儿的意愿。

小叶不甘心“虹桥一姐”的商业价值迅速贬值。她向龚母发去一段很长的微信，对她说“资本市场瞬息万变，热度一过一切归零，到时候再努力也没用”。可对方并没有给她回复。

走红之前，外婆曾问龚玉雯，以后靠什么养活自己，她的回答是“追星追到能给明星当助理”。走红之后，外婆又问她，以后是不是往娱乐圈发展，她思量后反问道，一年之后谁还记得“虹桥一姐”？

2016年12月31日，在龚玉雯外婆家的楼梯口，南方周末记者问“虹桥一姐”龚玉雯：“你还继续经营网红的身份吗？”龚玉雯不置可否，“我现在很累，这些事情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。”

(翟星理)